

高亨

著作集林

第五卷

清華大學出版社

高亨

著作集林〔第五卷〕

清華大學出版社

二〇〇四・北京

老子正詁

老子注譯

第五卷 目錄

老子正詁……………一

重印老子正詁的說明……………三

自序……………一二

叙例……………一五

本書引用老子版本目錄……………一七

本書引用老子注解目錄……………一九

老子通說……………二一

重訂老子正詁卷上……………三五

重訂老子正詁卷下……………一二三

史記老子傳箋證……………一九七

老子注譯……………二三五

小序……………二三七

關於老子的幾個問題……………二三八

老子注譯卷上……………二五五

老子注譯卷下……………三二八

校後記……………四一六

老子正詁

本冊說明

本書是《老子》八十一章的全解本，始撰於二十世紀二十年代，一九二九年曾用作教學講義。此後復經十載，補缺正訛，於一九四〇年編成初定本。一九四三年開明書店出版第一個排印本。一九五六年十月，古籍出版社用開明本紙型重印，經作者改正錯字，並增加了一

篇《重印〈老子正詁〉的說明》，成爲最通行的本子。一九五九年九月中華書局又據此印了一個大三十二開本。這次付排是用古籍出版社本爲底本，保存了開明書店的「重印說明」作者一九四九年所寫的「自序」，以及原附錄的《史記老子傳箋證》等篇。

重印老子正詁的說明

《老子》一書作者是誰直到現在還沒有定論。春秋末期有一位老聃，孔子曾經向他問禮，他做過東周王朝的徵藏史，後來到秦國去，死在秦國。戰國中期有一位太史儋，是東周王朝的太史，曾經到秦國去見秦獻公，這時孔子死去已經一百多年了。老聃、太史儋不是一個人，是很明確的。戰國中期又有一位李耳，是魏將段干崇的父親。司馬遷說李耳就是老聃是不對的。西漢有人說李耳就是太史儋，是可能的。《老子》一書是老聃所作呢？是太史儋所作呢？是老聃初創，太史儋補修呢？是另有李耳一人所作呢？目前還沒有充分證據來下結論。但《老子》一書的思想內容有些部分可能是春秋末期的產物，有些部分一定是戰國時代的產物，這是可以肯定的。

老子是先秦思想家中一個宗派，即所謂「道家」的代表者。他的思想體系是相當完整的，在當時是嶄新的，對後代發生不少影響。在今天看來，其中有應該批判的落後成分，也有值得表揚的進步成分。現在我抽出幾個重

點，做個扼要的敘述。

老子思想的主幹是道和德。他所謂道，是產生天地萬物的、包孕天地萬物的、廣大無邊的、運動不息的、永遠存在的物質。這種物質，是宇宙的本體，是宇宙的原質，是宇宙的動力，是天地萬物的母親，而天地萬物是永遠不能脫離母體的胎兒，所以他說：「有物混成，先天地生，寂兮寥兮，獨立而不改，周行而不殆，可以爲天地母，吾不知其名，字之曰道。」（二十五章）這種物質是無形的、無聲的、無體的，人類感官所不能察覺的。所以他說道是「視之不見」、「聽之不聞」、「搏之不得」（十四章）。這是道的第一個涵義。這種物質有它的運動規律，它的運動規律就

體現在天地萬物的運動規律，所以道又代表着自然界乃至於一切客觀事物的運動規律，這是道的第二個涵義——與第一個涵義密切聯繫着的涵義。所以他說：「反者道之動。弱者道之用。」（四十章）所謂反和弱都是指客觀事物的運動規律。他所謂「執道」（十四章）、「從事於道」（二十三章）、「爲道」（四十八章）、「尊道」（五十一章）等都是

說掌握客觀事物的運動規律。不過他對於客觀事物的運動規律的認識，有主觀片面的地方。老子所謂德的主要意義根據他的認識，是人類的本性（我們的認識不是這樣）。就是體現在嬰兒身上的、天真而純樸的、沒有受到後天影響的（其實祇能說受到後天影響少）本性。所以他說：「含德之厚比於赤子。」（五十五章）人類本性是從道的孕育中獲得的，所以德是道的派生物。由此可見，老子所謂道與德都是自然的東西，不是人爲的東西。

老子的政治思想以保持自然、取消人爲爲最高原則。一方面要服從自然規律，所以他說：「王法地地，法天

天，法道，法自然。」（二十五章）似乎當作「王法地，法天，法道，法自然」。一方面要保全人類本性，所以他說：「常德不離，復歸於嬰兒。」（二十八章）他認為人爲的制度、禮法等都是人壓迫人、人束縛人，造成社會矛盾鬥爭的東西，所以主張取消。這就是他的無爲主義。他又認為物質生活的提高增長了人類的貪欲，文化生活的提高增長了人類的智慧，而貪欲是爭奪的原泉，智慧是爭奪的工具，所以主張取消已經提高的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，使人類無知無欲（實際是少知少欲），保全嬰兒的本性，這就是他的愚民政策和樸民政策（樸民就是使民無欲）。所以他說：「常使民無知無欲。」（三章）他的政治目的是把已經進步的社會倒退到原始社會，把已經進化的人類倒退到原始人類。他認為這樣，就沒有爭沒有亂，人類都過着太平生活。這就是他所謂「無爲無不爲」了。所以他說：「我無爲而民自化，我好靜而民自正，我無事而民自富，我無欲而民自樸。」（五十七章）因此他的理想社會是沒有交通，所以「雖有舟車無所乘之」；沒有戰爭，所以「雖有甲兵無所陳之」；沒有文字，所以「使民復結繩而用之」；沒有奢欲，所以「甘其食，美其服，安其居，樂其俗」；國家很小，所以「鄰國相望，雞犬之聲相聞」（並見八十一章）。這很顯然，他的理想社會類似原始時代的氏族公社；他的理想國家類似氏族公社的組織；他的理想國君類似氏族公社的首領。在這樣的社會裏沒有剝削、沒有壓迫。但老子書裏卻沒有取消剝削的明確言論。

老子所以提出這種政治主張，是和他同情人民的思想分不開的。東周時代各國統治階級喝乾了勞動人民的血來養肥自己。老子對於統治階級是憎恨的，對於勞動人民是同情的。他說：「朝甚除（除當讀做塗），田甚蕪，

倉甚虛，服文采，帶利劍，厭飲食，財貨有餘，是謂盜夸。」（五十三章）在這裏他指出了統治機構的髒污，指出了農村生產的枯竭，指出了統治階級的享樂腐化，因而確定了統治階級的罪案。他又說：「民之饑，以其上食稅之多，是以饑。民之難治，以其上之有爲，是以難治。民之輕死，以其上求生之厚，是以輕死。」（七十五章）在這裏他指出了統治階級生活的享樂腐化，即所謂「求生之厚」，指出了統治階級的殘酷剝削，即所謂「食稅之多」，指出了統治階級設立許多壓迫勞動人民的工具，即所謂「有爲」，指出了勞動人民的飢餓貧困，即所謂「饑」，指出了勞動人民對統治階級進行着不斷的鬥爭，即所謂「難治」，指出了勞動人民在鬥爭中具有英勇犧牲的精神，即所謂「輕死」。總之，他指出了統治階級與勞動人民的矛盾已達於尖銳化。尤其重要的他指出造成這種尖銳矛盾的是統治階級而不是勞動人民，也就透露出這個社會制度必須改革了。當時統治階級在尖銳的階級鬥爭中，利用他們的統治權進行更殘酷的迫害與鎮壓，企圖嚇倒勞動人民來苟延殘喘。老子認爲這種手段必然失敗的，他說：「民不畏威，則大威至。」（七十二章至讀做室，室是行不通。）又說：「民不畏死，奈何以死懼之！」（七十四章）這是對於勞動人民的贊揚，也是對於統治階級的警告。由此可見，老子是比較透徹地認識了封建社會的本質，認識了勞動人民的善良，認識了統治階級的醜惡，認識了兩個階級的矛盾與鬥爭。他的愛憎有些地方和勞動人民一致，因而想要實現他的主張取消當時的社會制度。

老子所以對當時的社會矛盾具有比較透徹的認識，和他具有古樸的唯物辯證觀點也是分不開的。他對於客

觀事物的矛盾都有一定的認識，他說：「天下皆知美之爲美，斯惡已；皆知善之爲善，斯不善已。故有無相生，難易相成，長短相形，高下相傾，音聲相和，前後相隨。」（二章）所謂美與惡，善與不善，有與無，難與易，長與短，高與下，音聲的洪細高低清濁，前與後，都是客觀事物的矛盾現象。所謂相生、相成、相形、相傾、相和、相隨，就是指矛盾現象的對立存在。所謂「天下皆知」就是人們對於矛盾現象的認識。這種認識就是客觀事物的反映。老子這幾句話指出了客觀事物的矛盾是對立存在着，有這一面必有那一面，也指出了人們對於矛盾的對立兩面是同時認識到的。

我們研究客觀事物的矛盾，並不是爲研究矛盾而研究矛盾，主要意義在於考察矛盾對於我們起着什麼作用。老子也注意到這一點。他說：「三十輻共一轂，當其無有，車之用。埏埴以爲器，當其無有，器之用。鑿戶牖以爲室，當其無有，室之用。故有之以爲利，無之以爲用。」（十一章）所謂有指車、器、室的實體。所謂無，指車、器、室的空處。這是矛盾的對立兩面。車、器、室既有實體，又有空處，對於人纔有利有用。就是說這個有和無的矛盾對立兩面，對於人都有利有用。但是客觀事物的矛盾對立兩面，對於人的利害作用，要看具體情況而定，這是老子所未深究的。

一種客觀事物在同一的時間、地點和條件下，對於人也常常起着矛盾作用；在不同的時間、地點和條件下，更要隨着事物的發展而發生矛盾性的變化。老子也觀察到這一點。他說「物或損之而益，或益之而損。」（四十二

章）又說『禍兮福所倚。福兮禍所伏……正復爲奇。善復爲妖。』（五十八章）所謂損與益，禍與福，正與奇，善與妖，都是矛盾現象。由此可見，老子觀察事物，已經能够掌握古樸的辯證觀點而透視到矛盾的變化。但是老子的矛盾變化論還含有矛盾循環論的意味。

老子觀察社會問題也透視到統治階級與勞動人民兩個階級的矛盾，如上所述。而最顯著的揭示是：『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；人之道則不然，損不足以奉有餘。』（七十七章）他在這裏拿天之道和人之道做個顯明的對比，來表示人之道的不合理甚至於罪惡。所謂天之道，指自然的規律，不須申說。所謂人之道，指人爲的封建社會制度。在這種制度下富而有餘的是統治階級，貧而不足的是勞動人民，這正是封建社會的矛盾現象。但是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卻要進行更重的剝削，勞動人民對統治階級卻要提供更多的奉養，矛盾越加深了。所以老子反對這種社會制度。

老子在觀察客觀事物的矛盾中，認識到一些辯證性的法則，因而提出了一些主張。例如：他認爲『以其無私，故能成其私』（七章），因而提出無私的主張。他認爲『既以爲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』（八十一章），因而提出利物的主張。他認爲『夫唯不爭，故天下莫能與之爭』（二十二章），因而提出不爭的主張。他認爲『天下難事必作於易，天下大事必作於細』（六十三章），因而提出慎微的主張。他認爲『柔弱勝剛強』（三十六章），因而提出貴柔的主張。這些認識都具有一定程度的深刻性，這些主張都具有一定程度的進步性，然而有時流於片面，在這裏不

細談了。

且說說老子思想產生的主要根源並加簡要的批判。

東周時代由於鐵器的普遍使用，生產力向前發展了一大步，隨着生產力的發展，社會制度、社會階級、社會矛盾以及政治局面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，正在由領主封建制度向地主封建制度過渡。文化也隨着提高而豐富了。自然科學如光學、力學、幾何學、機械學等都已经萌芽，諸子哲學更逐漸呈現着五光十色的燦爛現象。天神創造一切、主宰一切的迷信宇宙觀，已經被優秀知識分子所否定，這就是產生老子的宇宙論的主要根源。他提出物質性的「道」來解釋宇宙的起源和現象，雖然不是建築在科學的基礎上，然而這是具有唯物傾向的、具有一定創造性的學說，值得我們重視。

東周時代是諸侯分裂的局面，各國統治者爲了進行或應付頻繁而慘烈的兼併戰爭、爲了過着驕奢淫逸的腐化生活，對勞動人民的種種剝削和壓迫更加殘酷了。勞動人民的生活更加痛苦了，反抗更加強烈了。老子或者是一個領主階級的沒落者，或者是一個所謂「隱君子」，總之是比較接近勞動人民的人物，看到了統治階級與勞動人民的現實生活，這就是產生老子同情勞動人民的思想的主要根源。老子這種思想和他的宇宙論相結合，便形成了他的政治論。他憎恨當時社會的不合理甚至罪惡的現象，主張取消當時社會的不合理甚至罪惡的制度，這種願望代表着當時勞動人民的願望，是正確的，然而他主張倒退到原始時代的氏族公社，甚至主張取消已經提高的物質生

活和文化生活，使人類回到簡陋愚昧的境地，這是違反社會發展規律的、大開倒車的、極端落後的政治思想。總之，老子的同情人民思想是值得表揚的，他的政治願望是應該肯定的，他的政治主張是必須批判的。

東周時代由於生產力的提高，人們尤其是思想家們，對於客觀事物的矛盾已經有了較多的認識，老子的唯物辯證觀點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產生的。他在這方面的認識，還是散漫而不系統，片段而不全面，粗淺而不精深，這是由於他受當時歷史條件的局限，我們不可離開歷史條件，對於古人提出過高的要求。因此老子的這種理論，還是當時思想界的光芒。

從以上的簡略敘述，可以看出《老子》一書在祖國文化遺產中，尤其是在先秦的古典哲學與文學的作品中，確佔着比較重要的地位。

現在我們偉大的祖國正處在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的時期，全國人民在共產黨和毛主席英明而正確的領導下，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與文化建設。文化建設的一部分，整理文化遺產的工作也在蓬蓬勃勃地展開了。古籍出版社爲了適應社會需要，給閱讀研究古籍的人們提供比較切要的資料，纔制定了重印古籍的計劃，而我所作的《老子正詁》一書被列在重印計劃之中，這也是使我感到興奮和光榮的一件事。

《老子正詁》是我在解放前寫的。我在寫這本書的時候，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毫無認識，因此在理解老子的思想上，我的立場、觀點和方法可以說是完全錯誤的；祇是在字句的校勘上、訓詁上、考證上還有一些正確或接

近正確的見解，可供研究《老子》的同志們的參考。而且這本書是比較簡要不繁，選擇舊說不能說是精當，可以說是謹慎。想要瀏覽瀏覽《老子》一書的同志們讀來還算方便。《老子》一書和其他古典作品一樣，必須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、觀點和方法做個徹底的整理。但是我對於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不夠，認識很低，還沒有力量擔任整理《老子》的工作，還沒有力量寫一本嶄新的、正確的、完全符合科學的、有分析有批判的《老子》注釋，這是應該向讀者表示歉意的。

我的這篇說明，首先提出《老子》一書的作者問題，我的目的不僅在促請學者們再做深入的研究；而且在糾正我在《史記老子傳箋證》中考證老子事跡的錯誤。其次略述老子的主要思想，我的目的不僅在供閱讀研究《老子》的同志們的參考，而且在糾正我在《老子通說》及注釋中體會老子哲學的錯誤。至於注釋裏還有些應該商討的地方就不一一地指出了。希望讀者多提意見，以便將來我把這本書加以修改或重作。

一九五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寫於山東大學。

自序

《漢書·藝文志》曰：「昔仲尼沒而微言絕，七十子喪而大義乖。故《春秋》分爲五，《詩》分爲四，《易》有數家之傳。」蓋古者文以簡載，字以聲傳，義以口授。其書傳者益多，異文異義亦益繁，不獨六藝爲然。諸子書如《老子》，戰國之際，頗有傳者。《太平御覽》五百十三卷引《墨子》曰：「《老子》曰：『道沖而用之有弗盈。』」見《道德經》四章。今《墨子》書無此文。宋初《墨子》闕篇尚罕，《御覽》必有所據。此墨翟或其徒誦習《老子》之證。莊子祖述老子，其書時用老子言，如《天下》篇引老聃曰：「知其雄，守其雌，爲天下谿。知其白，守其辱，爲天下谷。」見《道德經》二十八章。此莊周或其徒誦習《老子》之證。《荀子·天論》篇曰：「老子有見於詘，無見於信。」荀子雖未引老子言，然非曾讀其書，則不能發此論。此荀卿誦習《老子》之證。《韓非子》有《解老》、《喻老》兩篇，即《道德經》注。《六微》、《難三》、《六反》亦引老子言。此韓非誦習《老子》之證。《呂氏春秋》成於不韋門客之手，亦時陰用老子言。如《君守》篇：「故曰，不出於戶而知天下，不窺於牖而知天道，其出彌遠者，其知彌少。」見《道德經》四十

七章。此不韋門客誦習《老子》之證。《戰國策·齊策》顏觸引《老子》曰：「雖貴必以賤爲本，雖高必以下爲基，是以侯王稱孤、寡、不穀，是其賤之本與非（當作非與）。」見《道德經》三十九章。《魏策》引《老子》曰：「聖人無積，盡以爲人已愈有，既以與人已愈多。」見《道德經》八十一章。此顏觸或撰《戰國策》者誦習《老子》之證。由斯可知，戰國之際，《老》書行世，已多傳本，文字異同，惜無可稽。夫老聃乃道家之宗，而其書則異流不攬，唯茲一經爲寶，堪與六藝爭席，信非詹詹者所能企及也。漢興，黃老學盛，傳者彌衆。《藝文志》載《老子》鄰氏經傳四篇，《老子》傅氏經說三十七篇，《老子》徐氏經說六篇，《劉向說老子》四篇。其書皆佚。文字異同，亦無可稽。然就周秦兩漢人所引，知周秦傳本與兩漢不同，兩漢傳本又自不同。《墨子》引《老子》曰：「道沖而用之有弗盈。」《淮南子·道應》篇引「有」作「又」，《說文》皿部引「冲」作「盅」。是劉安所據本非墨翟或其徒所據本，許慎所據又爲一本，其諛一也。《韓非子·解老》篇引《老子》曰：「兇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措其爪。」《淮南子·詮言》篇引作「虎無所措其爪，兇無所措其角」。是劉安所據本非韓非所據本，其諛二也。《韓非子·解老》篇、《喻老》篇並引《老子》曰：「罪莫大於可欲（《解老》篇「罪」譌作「禍」）。」《韓詩外傳》九引「可」作「多」。是韓嬰所據本非韓非所據本，其諛三也。《韓非子·解老》篇引《老子》曰：「禍兮福之所倚。福兮禍之所伏。」《說苑·敬慎》篇引無二「之」字。是劉向所據本非韓非所據本，其諛四也。《韓非子·解老》篇引《老子》曰：「以道莅天下，其鬼不神。」《淮南子·俶真》篇高注引「莅」作「逮」。是高誘所據本非韓非所據本，其諛五也。《戰國策·齊策》顏觸引《老子》曰：「雖貴必以賤爲本，雖高必以下爲基。」《淮南子·道應》篇引無二「雖」字。是劉安所據本非顏觸或撰《戰國策》者所據本，其諛六也。《淮南子·

原道篇引《老子》曰：「出於無有，入於無間。」《道應》篇又引作「無有入無間」。是劉安所據又非一本，其諛七也。綜上七事，知《老子》傳本周秦兩漢之間，代有異同。漢後訖隋，注者遞作，寫卷寢增，異文逾繁。陸德明《釋文》所錄，實猶未盡。唐代以還，更爲紛紜。按諸敦煌所出唐人寫本，多有故意刪塗，以符五千言之數。削趾適履，削首適冠，其愚可哂，其妄可訶。計《老子》原書，當無二本，其異文間出者，或由於字音之遺轉，或由於迳寫之歧誤，或由於讀者之擅改。歷時悠邈，難溯其初。故《老子》之書不易校勘也。《老子》爲晚周古籍。書有古字，字有古義。如以「有」爲「域」，以「辱」爲「黷」，以「則」爲「賊」，以「佳」爲「唯」，以「孩」爲「閔」，以「徒」爲「途」；與《管子》之以「兄」爲「況」，以「貞」爲「忒」；《墨子》之以「丁」爲「其」，以「也」爲「它」；同其樸質，不可驟曉。故《老子》之書不易訓詁也。《老子》雖祇五千言，但辭要而趣遠，語精而義深；運思浹於無名，立說超乎有相，凡宇宙之奧理，史乘之軌跡，物類之象徵，人事之法儀，率以片言，攝其妙諦。莊周、韓非、淮南之所疏釋，猶多斷章取義，強人證己，滋泛濫之辭，成駢枝之病。後世注家，尤尠能盡通其意。故《老子》之玄旨，不易洞達也。余素耽小學，雅好子籍，覃研《老》書，積久弗倦。不揣樸昧，甄采舊說，兼申己見，撰《老子正詁》二卷。一九二九年曾付剞劂。膠庠課人，用作講本。十載之間，訂補漸多。大戰既作，應武漢大學之聘，棲止嘉州。國丁艱難之運，人存憂患之心。唯有沈浸陳篇，以遣鬱懷，而銷暇日。爰取舊箸，重爲審纂。校勘則折其中。訓詁則循其本。玄旨則闡其要。芻蕘之愚，管窺之陋，不敢自云有當；然補闕正譌，發幽淪滯，用力勤勤，亦或不無一得也。公元一九四〇年六月一日，高亨叙於四川嘉定凌雲山上姚氏揖峨廬。